

禮

記

疑

義

禮記疑義卷二十四

禮器第
二册

鄭氏註

孔穎達疏

吳廷華存疑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
祭殿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醕與武依註
作無

訂義註言此亦周所因於殿也方猶常也若尸
行節勸尸飲食無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
無方夏禮尸有事則坐殿無事猶坐使之相酌
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合錢飲酒為醕旅酬
相酌似之也王若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醕疏
告
尸行節解經詔也
也初疏此一節論三代尸禮不

同詔告也。侑勅也。方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其禮亦然者。其於周禮坐尸及詔侑無方之禮。亦因于股禮。故云亦然也。其道一也者。其用至誠之道一也。要祭尸但立。猶賢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尸唯飲食。楚坐若不飲食時。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股坐尸者。此股因要之有立尸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為恒坐之法也。是股轉文也。言尸本象神神宜安坐。不辨有事與無事。猶坐也。周旅酬六尸者。此周又因股而益之也。旅酬六尸謂祫祭。

時聚羣廟之至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
壁東嚮為祭爵之至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
文武二尸合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
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
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拾多至而唯云六尸者
先儒與王肅並云毀廟無尸但有主也曾子曰
周禮其猶酬與者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
儀象也醑飲錢共飲酒也廷華素末向未的非
曾子之言也

疑義疏凡預助祭者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

無常人也。祭特牲少牢，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熊氏曰：謂就衆祝之中，但有祝官皆得為之，不常用一祝也。祭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皆得相侑尸也。凡相敵飲錢飲酒，必非忘懷之酌，得而遽飲，必令平徧，不偏頗。與周禮次序旅酬相似也。其王肅禮作速，註云：曾子以為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遽而略。

廷，華案檀弓言左右，故註以無常人明左右之

義然終不如無常所之說為當也此詔侑既有
祝即祝不一祝亦猶是祝耳安得謂之無常人
况據特牲少牢止有一祝室窄于堂亦不能合
衆祝咸在也且孔既知詔侑者為祝矣乃又舍
祝而言助祭者則尤混也要之方當以時地言
蓋自迎尸門外至升階登堂入室隨處告詔侑
則自始飯至酌亦隨時勸侑也又醑為合錢飲
酒是矣遠字說支離無謂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致者也郊血大饗腥三
獻爛一獻孰爛虛爛反似

訂義註近人情者褻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饗
禘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
也燔沈肉於湯也血腥燭孰達近備古今也尊
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者疏知郊祭天
於郊故謂之郊是以郊為祭天也云大饗宗廟之
三也者宗廟之祭此云大饗中最大饗為祭也
祭凡有文者在郊云大饗中最大饗為祭也
此大饗之文在郊云大饗中最大饗為祭也
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者是以郊
差之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者是以郊
服之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者是以郊
宜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者是以郊
燭孰遠近者為血遠腥次之燭孰遠近者為血
孰最遠近者為血遠腥次之燭孰遠近者為血
祀事而巳者郊祭是尊而用血遠腥者先遠也
小

薦烟祭薦廟事祭後血有獻以是祀幽有凡神始祭
孰之降凡之迎天郊腥腥烟肆却是全孰郊之此宗
三曰無時神薦祭尸皆則烟有宗獻祭三此與外云伯
血又之廟皆於然先孰孰伯禘天獻宗云大於郊祭
腥薦時之然尸也設今可云饗有有廟郊饗正血廟
禮烟血已時也外大血所知以先孰血有血三祭大以
器也此埋皆其荐饗後以也血玉也也血是獻之饗禘
以文血在三血之設各然祭是有楚也郊之時腥也
其是宗荐獻腥時腥言則社大孰語宗有屬有三為
神也伯腥之也血與者郊禘饗則云伯血正此孰始
界若之之祭雖與烟皇天五有有禘云也祭郊烟祭
故羣文後血以腥孰氏與祀腥腥郊以郊之血者社
耳小是但腥大同雖云大既有可之血特時大謂稷
先祀也社與饗時以此饗有孰知事祭牲皆饗祭五
薦之至稷烟為供郊據三血也也則祭云有腥祀祀
者屬正五一主薦為設獻有此宗有社毛血之初以
設唯祭祀時其當生之並烟云伯全稷血有屬始血
四之有荐初同宗廟其先有明三云蒸五皆烟也降為

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皆皇氏之說義當然也
熊氏云宗廟之祭無血鄭注論語云禘祭之禮
自血腥始者謂腥肉有血今案詩小雅論宗廟
之祭云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嘗則是
用血之明文也熊氏疏此論禮以尊遠為敬近
云無血其義非也疏此論禮以尊遠為敬近
人情為象禮之近人情者謂若一獻孰飲食既
孰是人情所欲食啗最近人情也非其至者既
近人情非是敬之至極也郊血者以近者為褻
遠者為敬其事非一今此先從鬼神之事而說
也郊用犢犢有血有肉肉於人食啗之事於人
情為近血於人食啗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
人情故薦遠人情者以為極敬也大饗腥者大

禘祭宗廟也腥生肉也宗廟為私比郊為近故
薦去人情稍近之腥示為敬降於天也三獻燔
者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也其禮三獻故因名其
祭為三獻也燔沉湯肉去人情漸近而社稷五
祀降於宗廟故用燔又明其敬殺也一獻孰者
一獻祭羣小祀小祀卑酒一獻也其用孰肉孰
肉是人情所食最為褻近小祀神為最輕故以
褻近人之食祭之表其敬又劣也三廷華案一獻
以待參說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

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憇三辭三讓而至不
然則已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官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
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
至也故禮有攝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惡音呼池大

類官或
為類官

訂義註作起也敬非已情也所以由始謂
有所法也已猶甚也憇感愿貌大愿則辭不見
情無由至也類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呼池
嘒夷并州川配林林名繫繫牲於牢也戒散齊

也宿致齋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

敬切也温温藉重禮也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

步扶工也晚充人云祀五帝則繫於牢帛之

也者祭義曰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謂之宿者鄭

注儀禮云宿是又戒宿之言肅敬之義也云

温謂承籍也者以積漸敬慎不敢偏切也皇氏云

擯相以自承籍今定本作温承籍君子亦以威儀

降下於彼積漸擯相敬慎之至非作而致其情

也者作起也君子行禮本意所為上下前人非

是私自專輒徒起而致其已情也此有由始也

者既非直任戒情而凡有所行皆有由以為始
禮記
六

也由謂法天地之道先人後己是故七介以相見也者行敬既非直起己情皆有所由為始故陳七介以相見中賓主人之情也此言七介者舉中言之也不然則已慤者已甚也慤愿貌若不如是陳摯介相見則甚為愿慤言愿慤太甚也三辭三讓而至者依司儀賓至大門外陳摯介交摯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讓三讓入大門至君每門讓賓一辭是三辭三讓而情意相至也不然則已慤者謂慤愿急慤若不為此三辭三讓則大急慤情無由達也故魯人將

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類宮者明相見有積
漸之義有事於上帝謂祭天也必先有事於類
宮之中告后稷告以將配天也是先告卑然後
祭尊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者
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川從小而
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齊人將有事於
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者有事於泰山謂祭泰
山也先告配林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
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得積漸從小至大之義
也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者上云先

小後大此言事神積漸潔敬之義三月繫謂祭前三月繫牲於牢也七日戒謂祭前七日齊七日之中散齋戒慎也三日宿者謂祭前三日而嚴宿以致齊也將祭之時以漸如此謹慎至極也禮須積漸不敢切迫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者禮既不可卒迫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也但作樂之人今既無目有扶相行步所以擯詔輔相者溫藉之至極也陳氏集說曰作致謂過意故以致其情也始古也謂先王制禮之初此言禮須漸積為之不可迫蹙也

疑義註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

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

類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疏上

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者孝經云郊祀

后稷以其祖配天喪服小記云王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

威仰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

者明堂位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

知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

禮之廟今將祭於郊以配后稷也魯人無后

存之先仁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

東郊則天子魯侯大在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

詩云斯樂天子魯侯大在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

預官在郊天子魯侯大在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

三靈一明矣天子魯侯大在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

廷華案靈威仰說詳曲禮告稷說惟見於此註
姑以疑存之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
以樂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
之安而橐鞬之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
可述而多學也

樂音岳鞬
江八反

訂義註凶事二者反本也不詔者哭泣由中非
由人也以樂者朝廷養賢以樂樂之也玄酒三
者修古穗去寔曰鞬禹貢三百里納鞬服主謂
本典古也學者亦以本典古求之而已

疏案禹
貢五百

謂旬服百里賦納經所制也二百里納經。謂制木德也三百里納結服謂去其實唯索結也四百里未疏此一節論禮之所設反本修古。索五百里未疏此一節論禮之所設反本修古。故可述而多學反本謂反其本性修古謂修習於古定本及諸本作循字當作修不忘其初者。繇其反本修古故不忘其初也故凶事不詔者此凶事及朝事是反本也本謂心也凶事喪親之事也詔告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本還其孝性之本心也朝事以樂者朝事謂朝廷之事也以樂奏音樂也朝廷是養老尊賢之地為賢所樂也故

臣入門必縣興奏樂之事是反本還其樂朝廷之本心醴酒之用玄酒之尚者此下三事是修古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是水也尚上也言四時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在玄酒之下以玄酒之尊置在上此是修古也割刀之用爲刀之貴者割刀今之刀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可以割物之用古刀遲緩用之爲難而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亦是修古故也莞篲之安而橐鞞之設者莞篲今之席也詩云下莞上篲乃安斯寢言其細精而可安人也橐鞞除穗粒取

禘橐為郊席祭不用莞篔之可安而用設橐鞮之粗席亦修古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者主謂本與古也既初不可忘故先王制禮必有及本修古之法也故可述而多學也者禮既及本而修古欲述行學習但用本與古以求之則可得也故云可述而多學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視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訂義註致之言至也極也疏此一節明作事云

為非禮不可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者內
猶心也察猶分辨也言欲外觀察萬物若心內
無節則外不能分辨也言若外欲觀察萬物而
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故曰禮也者物
之致也者引舊語結察物必須禮也致猶至極
也無禮既不為民物敬信故禮所以為萬物之
致極也陳氏集說曰無節於內言胸中不能通
達禮之節文也視物弗之察言雖見行禮之事
不能審其得失也察物而不由禮以察之何以
能得其是非之寔作事而不由禮何以能存其

主敬之心出言而不由禮何以能使人之信其言故曰禮者事物之極致也廷華祭物猶事也疑義註節猶驗也疏謂職驗之明

廷華案驗字無義可說故以集說正之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夕必放於日月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壘壘焉聲

訂義註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放日月謂日出東方月生西方高謂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上下謂夏

至祭地在方澤之中。盥盥勉勉也。君子愛物見

天雨澤皆勉勉。勸樂疏崇成十三年左傳云國

事謂祭祀也。引春秋傳者。桓五年左傳又云。啓

也。云龍見而雲者。謂建巳之月。龍星昏而見。雲

始殺而嘗祭宗廟也。云閉祭而烝者。謂建亥。疏

此一月烝祭宗廟。烝衆也。萬物皆成。可薦者衆。疏

此一節論必因其財物而事天地。故作大事必

順天時者。自此以下皆因財物之事也。但萬物

大莫過於天。故順天時而起也。順於天時其事

在下為朝夕必放於日月者。亦順天時也。為朝

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門外為夕。謂天子

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之外也日是陽故朝旦
用事月為陰故夕晚用事也日旦出自東方故
於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
祀之朝禮有東西之異是故法於日月之始為
高必因丘陵者為高謂冬至祭天也丘陵謂圓
丘天圓而高故祭其天神於圓丘之上也是為
高必因丘陵也為下必因川澤者為下謂夏至
祭地川澤方澤也地方而下故祭其神於方澤
是為下必因川澤也是故天時兩澤君子達壘
壘馬者壘壘勉勉勸樂之貌也君子謂天子也

天以高圓為質地以下方為體天子愛物為用
故天地感祭而降雨澤天子皆愛物生而勉勉
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陳氏集說曰財物幣
玉牲牢之類因之以致其用之之義也君子知
天時兩澤皆天地生物之功故勉勉不已安得
不以財物致其報本之誠乎

疑義註達猶皆也疏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
者財物猶云才性也禮既為一切萬物之至極
故聖人制禮因萬物之才性而致其義
廷華恭達不當有皆義蓋達通也謂勉勉之意

通於造化也萬物才性說廊落無着故以集說
正之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
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
天因吉土以饗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
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
天下大治

假音格

訂義註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也天
高因高者以事也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升上也
中猶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

侯之成功也案集說云中平也成也升進也言
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天補正又云吉
升達也中心也言達精意於天也並存之云吉
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升中功成而太平降
且格者陰陽氣和而致象物節且和者五行之
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
為煬水為雨土為風南面立者視朝疏云庶徵
者即尚書洪範八日念用庶徵庶衆也微驗也
謂衆行得失之驗云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
煬水為寒土為風者案洪範曰肅時雨若曰又
時暘若曰哲時煬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是五行之氣各有主也疏謂至將祭之時選
鄭義五行之所至如此也舉賢能置之在於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而又

聚集其衆而警戒之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
是故因天事天者謂因天體之高以高處事天
則上文為高必因丘陵是也因地事地者地體
卑下因卑下之處以事地則前文為下必因川
澤是也因名山升中於天者此還因天事天

疑義註名猶大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
燎禘乎梁甫刻石紀號也郊以四時所兆祭於

四郊者也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五帝至

五行也疏云孝經說云至刻石紀號皆孝經緯文

上考績燔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
天考績燔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

其湯森有仲其書明德山十聖地自梁上以云辨甫
 除周山二諫義說梁者三有故或勸甫何必王也
 皆成禪馬止非禪甫而王餘凡曰也之因於者告
 禪王云昔辭也者者居禪三子封增基高泰易謂地
 云守神無自史地信無梁禪封金山厚高何而石梁
 云封農懷古封禪禪而輔亭者無窮已之緹山緹觀易
 者泰山炎帝禪也書齊桓云天度審之諦道德著
 亦山唯帝禪顯云家公云禪地以之德於有之
 泰山帝顯云家公云禪地以之德於有之
 旁禪帝顯云家公云禪地以之德於有之
 小會顯云家公云禪地以之德於有之
 山稽成帝嘗堯舜禹封十管德案著有之
 名也王禪堯舜禹封十管德案著有之
 但禪堯舜禹封十管德案著有之
 白社堯舜禹封十管德案著有之
 虎首堯舜禹封十管德案著有之

通史記禘。皮不同。未知孰是也。白虎通又云。王所祀。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政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自行之。謹教重民之至也。無氏云。太平乃巡守其義。非也已難於上。

廷華案。升中不過巡守時。柴望祭告之事。註以封禪言。疏引識緯諸書以實之。非也。饗帝亦冬至圍丘之祀耳。註好言五帝所以失之。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巽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巽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

之至也

陸音元周禮獻尊先鄭獻作犧素何反謂家

當如字非牛尊先鄭說非

訂義註至教至德目下事也在西者禮樂之器

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大明日也西

酌東酌象日月也周禮曰春祠夏禴裸用雞彝

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

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和者言交乃和之器禮樂

西者鄭據此經而論犧尊貴於罍尊而犧尊在

西縣鼓木於應鼓而縣鼓在西故云禮樂之器

尊西云犧尊引周禮司尊彝者証罍尊與此經尊
字作西故尊引周禮司尊彝者証罍尊與此經
中夫人東酌罍尊用雞彝引以明之見其不同
之意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之屬其義具於

此明堂之略也。於疏天道至教者，謂天垂日月以示人，以至極而為之教。聖人至德者，聖人法天之至極而為德。廟堂之上，坐尊在阼，犧尊在西者，坐尊在阼，謂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謂君所酌也。廟堂之下，琮鼓在西，應鼓在東者，琮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琮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案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鞀在其東，二建鼓其南，東鼓朔鞀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案大射註云：應鞀應朔鼓也。又云：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此謂之祭則朔鞀應鞀皆在大鼓。

之旁先擊朔鼙次擊應鼙乃擊大鼓以其相近
故云使也以其稱朔朔始也故知先擊朔鼙以
其稱應故知應朔鼙也又大射稱建鼓此云縣
鼓大射應鼓既在大鼓之旁此應鼓在東方與
縣鼓別縣者皆謂祭與射別也君西酌犧象夫
人東酌罍尊者案上云罍尊在阼當阼階堂上
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陳之故君
於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嚮酌
罍尊禮之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
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相應在

下堂下和之至也者謂堂上下禮樂交相應會
和諧之至極也廷華案周禮犧象本二尊此前
言犧後言犧象象疑尊字之誤

疑義註在作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西酌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東酌象月出西方
而東行也疏經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故云居尊
夫以下惟有東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
以士喪禮主婦壘於室在主人西喪是記君之
喪婦人壘帶麻於房中亦常在男子之西故被
註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夫子有左右房此
云夫人在房又云諸侯有左右房是疏熊氏云
西房也故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壘尊夫人所酌也

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酒在
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
所酢則君不酌罍也

廷華案君在阼者主人之位不當以尊言所謂
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即疏所引鄉飲酒鄉大
夫以下唯東房之說也未子宮室考已辨其非
案詳脚又記言西酌東酌不過東西交錯之義
飲酒即言象日月亦不過得其意耳註推之曰象日
東出而西行又曰象月西出而東行夫月安有
東行即曰東行亦當就地而言之止當曰月西

沒而東行不當日月行西出而東行也要之月生說本是可疑曲為之解宜其舛耳至所記鼓之西東及夫人酌漿與儀禮不符蓋傳聞之誤耳孔求其合一而不得巧為天子諸侯及祭禮射禮之說徒見支離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

訂義陳氏集說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非泛然為之也節事為天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湮鬱也世治則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言君子之心明睿洞達觀器用則知工之巧拙觀人之發動舉措則知其人之智愚豈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乎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致謹於此以其所觀者大也故曰蓋

古有是言而記者稱之耳

疑義註自由也制禮者本已所由得民心也作

樂緣民所樂於已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

大韶湯武之民樂其復本設作伐而作復武節事

動反本也道志勸之善也亂國亂禮慢而樂淫

也達者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遽伯玉衛大夫

也各瑗觀器觀發禮樂亦猶是也慎者將以是

觀疏制禮者本已所由得民心者若舜元由能

紹堯之功得民心而初王業全制禮之時還

基本初時得民心而初王業全制禮之時還

陶於河濱後制禮則尚庠素考工記云有虞

氏尚陶是也禹則治水始立溝洫後制禮則

其工匠之事是也禹則治水始立溝洫後制禮則

禮器

器物是也周武王以制禮之尊卑而敘心殷人尚
粹是也周武王以制禮之尊卑而敘心殷人尚
車族之屬而得民心也作樂者緣民之所樂於已之功
所樂於已之功成之也舞之民樂舞者此亦因其所
樂於已之功成之也舞之民樂舞者此亦因其所
武之民樂舞者此亦因其所
與之禮不異也但禮難治乃為即歌當時喜樂之事
心與禮異也但禮難治乃為即歌當時喜樂之事
以與禮異也但禮難治乃為即歌當時喜樂之事
其未改其心也樂之經云修樂以道治國
動皆反本修古而樂者節之經云修樂以道治國
者言功成之極行善不忘故也此疏
樂章以道成之極行善不忘故也此疏
前經明禮樂相交故此經更論先王制禮樂以
節事道志化民治下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者
言王者制禮各反其本王業所由生以制禮也

猶若殷周為民除害以得民心初生王業其制
禮還以得民心之事而為禮本樂也者樂其所
自感者自亦由也言王者制樂樂已所由成者
以制樂若殷周之等民樂其用武除殘討惡以
成王業故作樂以尚其成武也但禮之與樂俱
是象其王業所由但禮據王業之初樂據王業
之本俱太平功成治定之後制禮本論其初故
云反其所自生作樂論其末故云樂其所自成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者以禮為反本故
用禮以節萬事動皆反本以初生王業用此禮

以得民心故用民心之義以節事宜修樂以道
志者王者修治所作之樂以道達已志由已用
此樂以成王業故修正其樂以勸道已志使行
之不倦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者若能以
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也若不以禮節事不
以樂道志則國亂也故云治亂可知也蘧伯玉
曰君子之人達者達謂通達言有德君子自達
義理觀其禮樂則知治亂蘧伯玉先有此言故
記者引之結成治亂可知之事故觀其器而知
其工之巧者此又工匠之事譬喻禮樂觀其器

之善惡而知工匠巧拙器善則工巧器惡則工拙視其發而知其人之知者此又以人事譬喻禮樂觀其人之發動所為而知其人之有知若發而皆中則知有知若發而不中則知無知禮樂亦猶是也若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若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禮樂既為人之所觀以此之故君子治國以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謂禮樂之事此禮樂者謂與人交接之具故慎之言將以是觀之

廷華案註訓生字及節事道志俱支離組合特
以其說正之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
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
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
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
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於堂為禘乎外
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訂義註牽牲納牲於庭時也常用幣告神而殺
牲親制祭謂朝事進血骨時所制者制肝沬於

爵鬯以祭於室及主親割謂進牲孰體時勿勿
猶勉勉也肉謂之美道猶言也設祭之饌於堂
人君禮馬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馬其祭
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
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
一於彼於此不知神之所在也疏下云納牲詔
贊幣故知納牲於庭時用幣以告神親制祭謂
朝事進血贊時者業郊特牲云取脾贊祭腥則
首報所也又祭義取脾贊之後又燔祭腥則
脾贊所用在腥燔之故知血贊是朝事時也
云所制者制肝洗於醬者約漢禮而知也
祭於室及主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是也皇氏
以為謂薦孰之時進牲之執體謂朝踐荐腥時
為腥也謂荐腥之時進牲之執體謂朝踐荐腥時

孰體謂饋食存執時案經文君親制祭夫
君親何得薦人魚君孰魚氏之說非也向謂
則羹爾雅擇器文人君知禮者特牲少牢皆設
饌在與此言設饌於堂故知一人者禮也云夏后
民世室門堂又引詩頌絲衣之篇論祭時從
有室有堂也又引詩頌絲衣之篇論祭時從
堂上往於堂下之於彼乎於此乎此會此明
彼乎於此乎故於彼上文為註以此會此明
是一疏此一節論祭宗廟之事太廟之內敬矣
也者舉大裕之祭故云太廟其寔諸廟亦皆敬矣
此章所論謂侯伯子男祭廟之禮君親牽牲大
夫贊幣而從者此謂裸也既訖君出廟門以迎
牲牽牲而入納於庭之時也於時須告神以殺

牲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
君親制祭夫人薦盞者此謂殺牲已畢進血腥
之時斷制牲肝洗於爵也入以祭神於室於此
之時夫人薦盞齊以獻之侯伯子男之君朝踐
君不獻故夫人薦盞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
薦孰時君親割牲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
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者謂制祭割牲之
時則卿大夫從君也薦盞酒之時命婦從夫人
也洞洞乎其敬也者洞洞質慤之貌言君與夫
人卿大夫等皆容貌洞洞然其為恭敬也屬屬

乎其志也者屬屬專一之貌其心則屬屬然專一盡其忠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者言中心勉勉手欲望神之歆饗納牲詔於庭者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詔於神血毛詔於室者謂殺牲取血及毛入告神於室羹定詔於堂者羹由湑也定肉孰也謂煮既孰將欲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存孰未食之前也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者道言也所以三詔皆不同位者蓋言求而未之得也故於三處告之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爛

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此禘祭在於廟門外
之西也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者以其不知神之
所在或祭之於堂或祭之於外不知此於彼堂
乎於彼室乎於此禘乎以古語如此故記者引
以結之

疑義註禘祭明日之繹祭也
祭也即特牲云索祭祀於禘下云外故知明禘乎
不云明曰繹祭也云謂之禘者於廟門外鄭之
因名馬者以釋宮云廟門謂之禘者於廟門外鄭
廟門外之兩旁因以廟門為禘之故云因名馬於
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於室者以正祭
設饌在室故知繹祭亦設於室有司徹賓
尸於堂也恒於室酌而獻尸故知君繹祭於室又
禮器

不在廟門疏引絲衣者證繹祭在堂事尸也

遷華案初是祭前求神之祭繹則祭之明日尋

繹之祭二祭不同周禮牛人儀禮少牢下篇註

及此註合二祭皆為祭明日之祭此疏又以絲

衣詩為繹祭並悞詳二

一獻 質三獻 文五獻 察七獻 神

疑義註一獻謂祭羣小祀也三獻謂祭社稷五

祀察明也五獻謂祭四望山川也七獻祭先公

疏案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故知一

獻祭社稷五祀也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三

五獻祭四望山川也冕七章祭先公故知七

獻祭先伯職天以宗此社稷三獻畢於四望山川而
大奏太後祀四望奏始洗又禮緯云大司樂祭社
握五畝四清而尺以奏此言之則社稷尊於四望
山川而畝與衣服者其有幼與地同類故進
之尊卑其餘中尊者以共功與地同類故進
之在上從國中神莫者乎社稷之類互以
見見尊其實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為尊也
此一節明祭諸神獻數之差取義各別一獻
者謂祭羣小祀最早但一獻而已其禮賡略三
獻文者謂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羣小祀禮
儀為文飾也五獻察者謂祭四望山川其神既
尊神靈明察七獻神者謂祭先公之廟禮又轉
尊神靈尊重也

廷華案一獻等無文可考如以理論之羣小祀
一獻理或有之若拈司服之章三章斷之則未
免牽合也即以七獻論禮五岳視三公四瀆視
諸侯大行人諸公九獻諸侯七獻則七獻為四
瀆之祭甚明註乃以為先公不知天子宗廟皆
當十二獻據中庸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則安
有止於七獻之禮疏以七章準之不知尸服卒
者之上服先公上服止有鷩冕祭者不敢過之
故着鷩冕非於先公有所疑也烏得以彼例此
至社稷本重于四望山川司服社稷希冕四望

山川羣冕故愚疑為錯簡之文此註依披經為說以疑存之可也疏曲為解說不免支離但於古無考姑以疑並存之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遷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事與音餘
內音納

訂義註盛其饌與貢謂禘祭先王三牲以下饌諸侯所獻金所貢也內之庭寔先設之金從草

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品帛璧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知事情者陳于庭在前

荆州納錫大龜金烱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共

則萬民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兗州貢漆絲豫州

貢纊揚州貢篠篋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

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

以其所貴寶為摯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

近之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

肆夏當為陔夏疏或其饌者即三牲魚腊蓮豆是也貢者內金示和龜為前列

之屬是也謂禘祭先王者以有三牲魚腊則非祭天內金和庭實又非饗賓饗賓時無此庭寔

是九州之外也云周穆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
近之者亦周語穆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
遂往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言近之者從因征而
得非回貨而未故云過之近者謂近其貢寶也
肆憂當為該憂者棄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憂
尸出入奏肆憂者棄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憂
他皆如祭禮令破為該憂者以大司樂之文大
饗諸侯則諸侯出奏肆憂此是助祭之後
燕禮大射賓出奏該憂明不失禮也疏此一節
明天子大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助祭之禮
大饗其王事與者饗謂饗祭先王饗中之大謂
禘也其王家之事與與是語辭也諸侯雖有禘
祭不可致九州之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
與也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者言此等

是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味籩豆之薦四時
之和氣也者此亦諸侯所貢寔於籩豆是四時
之和氣所生故云四時和氣也內金示和也者
謂諸侯之所貢納金以為寔寔示其柔順也以
金能從革故也東帛加璧尊德也者謂朝而行
享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尊崇其德也以君子
之德與玉相似故尊之也龜為前列先知也者
此謂布庭寔之時龜在衆物之前而為列先其
有知也以龜有靈知故云先知也金次之見情
也者陳列此金次在龜後所以次在龜後者以

金能烜物露見其情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者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纊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也故諸侯之朝來而貢之陳列在下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者知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此言其餘者謂九州之外其於四海之國無常貢之貨各以其國之當時所有而貢之則招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者肆夏當為該夏其諸侯之賓禮畢而出則奏該夏之樂而送之蓋貴重於禮雖禮畢而出猶該

夏而戒之使不失禮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視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訂義註敬之至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謂哭踊袒襲也服器謂小飲大飲之衣服葬之明器幣謂未賻賵本者言禮有節於內可以觀也疏此一節總明祭祀死葬賓客之節所以禮為備具人道之至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者天尊彌遠祭之宜極盡于敬故

云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者宗廟主親祭之必極盡於仁愛故云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者親戚之喪必盡忠心追念故云忠之至也備寵服仁之至也者此亦據喪禮備此小飲大飲之衣服及葬之明器亦是仁愛其親故云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者此亦喪禮賓客用幣帛以相賻贈於事合宜得宜之謂止也合宜未盡故云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者言君子欲觀其人行仁義之道必須禮為其本若行合於禮則有仁義若不

合於禮則無仁義故云禮其本也案前文有仁
有義有敬有忠此不言敬與忠者舉仁義則忠
敬可知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
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訂義註道猶由也從也疏前文觀仁義之道禮
為其本此經明學禮之人唯須有忠信甘受和
白受采者記者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得學
禮甘為眾味之本不偏至一味故得受五味之
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至一色故得受五色之

采以其質素故能包受眾味及眾采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者質素為本不有雜行故可以學禮也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者苟猶誠也道猶從也言人若無忠信為本則禮亦不虛空而從人也言雖禮而不得也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者其人即忠信之人也學禮得忠信之人則是禮道為貴也朱子曰盡已之心為忠

疑義疏忠信者心致忠誠言又信寔也

廷華案誠包在信內曰忠誠則即忠信何必又言信信亦當以心言不止是言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訂義註誦詩三百喻習多而不學禮也饗帝祭天謂徒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疏此一節明禮之為貴貴於衆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者假令習誦此詩雖得三百篇之多若不學禮此誦詩之人不足堪為一獻之祭言一獻祭奉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也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者言雖習一獻小祀其禮既小不足以行大饗之

禮大饗謂禘祭宗廟也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者大饗其禮繁仍是去人不遠其禮可知天與人道隔其禮轉難故雖能行大饗之禮不足以行大旅事天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者大旅是有故而祭其禮簡略不如饗帝正祭之備故云大旅具矣不足以正饗天帝謂郊祭天也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祭大旅上帝是祀天重於旅帝又郊特牲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為祭天之重毋輕議禮者若不學於禮無得輕脫論議於禮猶如誦詩三百篇不能行小祀禮也

疑義註大旅祭五帝也

疏知大旅祭五帝者案

地旅四望與上四圭有卣

以祀天旅上帝其文

相對祀地云旅四望則知

此饗帝是常祀祭天也

饗帝也云饗帝祭天者經既云大旅又云饗帝是

與圓丘祭天則感生之也

廷華案大旅大饗俱當是昊天上帝旅者疏所

謂有故之祭是也饗則冬至之常祭矣註以五

帝為說本悞疏為解之不知典瑞所謂祀天旅

上帝者祀是常祭旅是有故之祭要皆祭昊天

耳彼註自以五帝言焉得舉以為正詳典瑞案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速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

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于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賢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訂義註宰治邑吏也核亦季氏以下謂舊時也倦怠以其久也偏任為跛依物為倚室事祭時堂事備尸孔子聞之多其知禮疏前經既明禮為重故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季氏祭述闇而祭者速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速日闇而行祭禮日不足繼之以燭者謂祭祀未終日已昏

沒故云日不足祀事未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
有司跛倚以臨祭者以其事久有司倦怠故皆
偏跛邪倚於物臨於祭祀其為不敬甚大矣他
日祭子路與者言牲奮以來所祭之時恒皆如
此他日謂別日其後子路與在行禮之中室事
交乎尸者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故云室
事交乎尸外人將饌至尸內人於尸受饌設於
尸前相交承接在於尸也堂事交乎階者謂正
祭之後饋尸之時尸於堂故云堂事交乎階謂
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在階受取是

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者質正也晏
晚也謂正明之時而始行事嚮晚禮畢而退言
敬而能速也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
乎者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為故孔子以
其明之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言其知禮也以
其禮從宜寧可禮略而敬不可禮煩而怠也陳
氏集說曰闇昧爽以前子路權禮之宜略煩文
而全恭敬故孔子善之